



意大利音乐：一种卓越遗产的编目和编目 细则

马西莫·根蒂利-泰德斯基（布拉伊登塞国立图书馆音乐部，意大利米兰）

Massimo Gentili-Tedeschi

*Biblioteca Nazionale Braidense, Ufficio Ricerca Fondi Musicali
Milano, Italy*

中文翻译：王璐（中国国家图书馆）

*Chinese Translator: WANG Lu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Meeting:

107. Cataloguing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5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COUNCIL

23-27 August 2009, Milan, Italy

<http://www.ifla.org/annual-conference/ifla75/index.htm>

意大利的历史音乐遗产在这世界上独一无二：数千图书馆中，保存着无数的乐谱，有印刷型乐谱，也有手稿。这些图书馆的规模，从巨大的、拥有著名馆藏的国立图书馆和音乐学院图书馆（例如都灵和威尼斯国立图书馆、Modena Estense、那不勒斯或者米兰音乐学院图书馆），到一些最小的、最偏远的私人、教堂或者公共图书馆，后者也许会有和大图书馆一样的名望，而有时候可能只有学者知道（例如 Novacella、Montecassino 和 Farfa 的图书馆，Vendrogno 和 Spello 的教堂，以及 Borromeo 或者 Sormani 的私人图书馆。所有这些保存着我们历史中宝贵的一点一滴）。

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而又如此分散的收藏呢？答案在意大利的历史当中：

历史上，这个国家直到 1861 年前还被分割为很多小国。宴会、音乐剧院中，往往可以发现他们的皇室和贵族成员；而为艺术慷慨解囊，可以作为他们存在的价值和理由；此外，教会曾经在历史上有很强大的力量，小教堂遍地都是，即使在最小的村庄，也可以看到它们的踪迹。这些有着悠久传统的教堂，有受人喜爱的，有时也是世界闻名的作曲家和音乐大师存在。

剩下的事情，音乐自己就可以完成了：它所蕴含的信息可以四处传播而不受语言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不需借助媒介而理解和欣赏它。通过口口相传或者书写的方式，音乐本来可以轻易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可是恰恰相反，音乐易受时尚的影响，而很难写下来(现代乐谱产生至今不到 700 年，但是已经广泛应用于世界上各个地方)；而印刷音乐作品，是很昂贵的。因此，即使有广大的市场，仍然只有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得以以手稿的形式传播。这就是大部分教堂、剧院和管弦乐作品的命运，它们卖出的钱还不足以拿来印刷：因此，手稿成为了当时音乐有效的传播介质，直到影印本最终取代了它们。

简言之，除了室内音乐和歌剧中的钢琴以及人声乐谱，几个世纪中，手工抄写音乐依然比印刷后再卖来得便宜和简单。但这种方式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或者如何去获得一份“立时可取”的手稿而不是去商店买一套印刷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馆藏中依然拥有如此众多的乐谱手稿的原因。

国际上的现代音乐书目编目可追溯到 1817 年，其标志是 C. F. Whisting 出版的《音乐文献手册》(Handbuch der musikalischen Litteratur) (提到了当时德国和邻国印刷过的所有音乐。此后 F. Hofmeister 使其成为了一份月刊)。而可追溯的编目起源，则是在大约 150 年前，伴随着第一批编目学者的成长，这批学者包括了 Robert Eitner，他于 1877 年出版了《音乐丛书书目》(Bibliographie der Musik-Sammelwerke)，之后于 1900 年 5 月出版了 11 卷《传记书目史料词典》(Biographisch-bibliographisches Quellen-Lexikon)，这两本著作，列举了当时世界上流传广泛的图书馆资源。意大利在这项研究中，很自然的成为了中心，主要图书馆的许多书目集中在上个世纪的前 50 年这个时期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随着《国际音乐史料目录》(Répertoire International des Sources Musicales - RISM) (由最初的国际音乐图书馆联合

会，音乐文献和档案中心-IAML 和国际音乐学协会-IMS 合并成立)的建立，音乐编目得到了走向国际的新动力。RISM 延续了 Eitner 在世界范围内的音乐信息资源的编目工作。而在国内编目方面，吸收了 Claudio Sartori 创建的全国卡片目录，后者于 1965 年成为米兰国立图书馆(Milan Biblioteca Nazionale Braidense)的音乐基金研究办公室(Ufficio Ricerca Fondi Musicali)。Claudio 成果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收集信息的时间区间，从 1800 年一直到 1900 年。编目条目总计包含有各类型图书馆的 160,000 种印刷乐谱和 162,000 种乐谱手稿的卡片目录，以及 26,000 种 1800 年之前意大利歌剧脚本的国际书目。

当前，手稿编目的数字化技术成熟起来(可以通过 <http://www.urfm.braidense.it/cataloghi/catalogomss.php> 获取相关信息)，印刷乐谱的书目已经于 1986 年转换成了数据库，SBN-musica 作为一项特色检索，于 1989 年能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OPAC (<http://opac.sbn.it/opacsbn/opac/iccu/musica.jsp>) 检索到，此数据库中还添加了音乐文献研究所(Istituto di Bibliografia Musicale)所有在意大利制作的关于 RISM 的卡片目录，用以提供国家音乐图书馆联机目录核心。

SBN-musica 的成长，应该感谢其他主要的和小型的编目机构上传的数据。直到 2004 年，它已经完全整合到国家图书馆系统 SBN 中，体现了共享和现代编目的优势。音乐大约占了书目记录的 10%：在总共 865,500 条音乐资料的记录中，印刷乐谱作品有 529,500 条，乐谱手稿有 190,500 条，歌剧脚本有 43,000 条，音频记录有 102,500 条。

将音乐包含在一般编目中，给中心编目系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为其他特殊类型资料提供了参考。这个系统本身很灵活：它可以不用那么细致的方式进行编目，又或者可以加入大量完整描述和能获取的音乐资料的数据，例如音乐导句、音乐形式、表演方式(以编码的方式表示出来，并伴以所有管弦乐队的乐器和合唱团的声音)，其统一题名的部分分为几个子字段。最高级别的编目包括到所有分类和字符、主题编目的书目控制等等的链接。通过对所有统一题名和大多数书目记录的控制，专门项目对主要作曲家所有作品的题名进行修改，比如说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

编目原则和音乐资料的 MARC 标准与编目活动同步发展，他们的发展在国际性框架内也是相互协调的。

1957 年，IAML 发布《音乐国际编目原则》，包括印刷本和手稿的规则；1979 年，《意大利编目规则》发布，其附录《音乐编目手册》以及《乐谱手稿国际编目规则》意大利语版提供了音乐印刷本和录音带的规则和样例。《乐谱手稿国际编目规则》于 1984 年被《乐谱手稿统一编目指南》(Guida a una descrizione catalografica uniforme dei manoscritti musicali) 制定的规则取代，该指南成为手稿著录的国家规则（包含了礼拜式的和乐谱手稿两个大型附录）。

现在，一个由 ICCU(意大利联合目录，图书馆和编目中心机构)成立的音乐编目工作组，同国家编目修订委员会合作，共同讨论包括在通则内的出版物的编目规则，以及提供具体的样例。一些章节涉及到音乐，例如，音乐的格式，图版的数目，特定资料标识，信息的出处，作品和内容表达概念的若干方面，统一题名等等，但是，并不是总能达到通则预期的细节。该编目工作组发行特定主题的出版物，就如 SBN 出版的音乐资料应用手册一样。所有的资料都会预先发布在 ICCU 的网站上，<http://www.iccu.sbn.it/genera.jsp?id=344>。现在主要的焦点集中在统一题名和乐谱手稿上。

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统一题名就广泛应用于音乐资料，最初应用于乐谱手稿，文档题名与其一样(实际上，大多数手稿的题名花哨，或者根本就没有题名)，再后来是标识题名，这在仅有一般题名，文献中用多种语言和风格呈现的一个集合的作品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协奏曲，交响乐，奏鸣曲，宗教音乐，演绎曲等等。碰到这些情况我们无法建立原创性题名，识别一部作品唯一的方法是定义一组有逻辑意义的元素(音乐形式，表演方式，编号的音乐作品，关键字等等)并用书目机构的语言进行阐述。SBN 统计了大概 405,000 个音乐统一题名，所以这项工作非常地紧迫。

除了建立各种不同音乐形式、流派的统一题名的编目标准以外，为了遵循通则的规定，新规则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标识符计划。

乐谱手稿是重要的文献来源，应当收录在核心目录当中，因此，书目记录必须具备通用数据结构：这是新规则的第一版草稿基于 ISBN、并广泛基于 ISBD(A)

以及 ISBD(ER) 的原因, 后者因为包含非公开出版物而显得特别有趣。令人惊讶的是, 适用于乐谱手稿编目的标准没有显示出任何特殊的问题。当下, 关于乐谱手稿的标准还在修订中, 其依据是非公开出版物章节前的序章, 并且一步步地按照新的国家规则来进行。小组正在评估将这个规则加入国际书目标准著录的可能性。

意大利在 MARC 标准的领域显得特别活跃。最近几年, 意大利研究音乐 UNIMARC 的工作小组跟法国的同行, 以及 IAML, 向 IFLA UNIMARC 常设委员会就音乐资料编目提出相关建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新规则及其修改版为音乐格式 (UNIMARC 128), 表演方式 (145), 音乐导句 (036) 以及音乐格式 (125) 所接纳。

最后, 为了推动国家音乐遗产的保存以及获取, 许多数字化项目得受到重视并实现, 重要馆藏已经能通过网络获取。举一些例子, 米兰国立图书馆 (Biblioteca Nazionale Braidense) 数字化其收藏的大约 9,000 个条目的历史歌剧脚本, 那浦勒斯音乐学校图书馆超过 3400 条手稿和原稿也可以在网上找到。都灵国立图书馆 (Turin Biblioteca Nazionale) 大学数字化其收藏的有关 *Raccolta Foà Giordano*, 包含著名的维瓦尔迪, 以及 Rome Accademia di Santa Cecilia 的 1850 件手稿和 1830 年前的印刷型总谱。米兰音乐学校 (1995 年起最早的实施数字化的音乐图书馆之一, 有 280 个 Fondo Santa Barbara 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以及印刷本) 从 2007 年起在数字化其藏有的 19 世纪稀有音乐及音乐期刊方面特别活跃。这样的数字化行为同样发生在许多国家数字图书馆, 意大利数字图书目录 (<http://www.internetculturale.it/moduli/digi/digi.jsp>) 可以检索到超过 15,000 条音乐条目的图像。考虑到意大利音乐遗产的深度广度和非凡的价值, 及保存和利用它们的责任, 我们意识到, 仍有许多事情没有做, 但是考虑到做这些所产生的巨大意义, 我们还是非常自豪于现在所做的一切。